■岁月凝香

风过鸟巢

■特约撰稿人 安小悠

地里的庄稼收割净尽，田野一片空旷、寥远。清晨，因有雾气的缘故，田野还会给人一种缥缈之感。当针尖状的麦苗破土而出，在深秋残阳的余温里，一天一天描摹出渐深的绿意。我站在高处凝望，目之所及，是“草色遥看近却无”吧，却又无那样的惊喜。也迥异于“自古逢秋悲寂寥”，似一片浮于土地之上的似有若无的青烟。我心海之上翻腾着一种难以言说的波涛，悲喜皆有，又皆无。这个发现让我愕然，田野如同获得了新生，是“劫”后余生和“秋风吹又生”的慨然，生命的周而复始，让这片土地从没有真正枯竭的时候。

一年一度秋风劲，秋风把刚出芽的麦苗尖吹弯，田野上显出一种生机勃勃的壮阔的安静。那些柔弱的小苗，你看不见它抓地的小手有多牢，那是一种无声的力量，任尔北风再强劲，也休想刮走一粒土。有些清冷的空气里，还缭绕着粮食残留在梗上的甜气，加之空气潮润，这甜气便久久不散，甚至酝酿得愈发浓烈，露结为霜，雾凝成酒，都带着甜。秋天刚来的时候，田野丰腴而斑斓，像一幅况味久远的油画，有着北方平原广阔的背景和肥沃黄土深厚的底蕴。当累累硕果被人们收归仓廪，旷野上的白杨便显得格外高大。秋天的天空再高，也高不过白杨的树梢。在远处，它们的枝干横扫天空，将天与地很轻易地就衔接了起来。

白杨的叶子在秋风中翻舞，为候鸟们吟诵着送别的诗篇。一群群的天地往来者，那些大雁、燕子以及我至今叫不上名字的小鸟，从原野上空，从我的头顶，穿越秋云秋月，穿越村落袅袅的炊烟，沿着旧日航线，启程南迁。我仰着头，让这一切落在眼睛里，每每这个时刻，我常想起刘禹锡的那句“晴空一鹤排云上，便引诗情到碧霄”。只可惜我没有他那样的才情，想提笔写些什么，终感力不从心。当白杨落下最后一片叶子，鸟大都已飞抵南方，白杨树干上留下了它们的空巢。树枝上若没有这些空巢，将如同夜空没有星星一样寂寥。风过鸟巢，发出季节的悲号。那些鸟儿一根草一点泥如同人类编织一件毛衫一样精心修筑的巢穴，在深秋的树干间，像留给人类的一个个哑谜。来年春天，不知那些北归的鸟群会不会重新启用这些旧巢。

在我很小的时候，檐下每年都有燕子筑巢，有时也在堂屋的屋后筑巢，母亲很喜欢燕子，说“燕不进愁门”，她把燕子在家筑巢看成是好兆头。那时我曾无数次想捉了檐下的燕子，在它的腿上绑一根细小的红线，只为了验证明年飞回的新燕是否是经年的旧燕？时至今日，我已记不清那些燕子是否曾在旧巢里再次安家，却清晰地记着，在春风和暖的日子，它们衔着沾草的春泥，不辞辛苦地往返了千百趟，一点一点筑出一座完美的巢穴。它们清脆的鸣叫声，翅膀掠过时呼出的细微风声，以及雏燕张着鹅黄的小嘴发出的对于春光的呼唤声，那时只觉是惯常的声响，虽然好听远谈不上珍贵，而此时此刻，它们却从记忆深处涌来，在我的心弦上竟然震颤出了一种久不得闻的雅音。

而今天，尽管我的阳台朝南，有太阳的日子，阳光会把阳台上的每一寸地都铺满，窗户四季全开，植物葱茏，我却没引来一只燕子筑巢，哪怕它从我的楼顶路过，偶尔在我的窗台作短暂的停留，以一声呢喃权作经年的问候。一只也没有，与燕子同居的那些岁月，已随童年一起走远。从我搬迁入城那一日起，我与燕子，已经带着各自的命运走散了。童年的时候，觉得日子漫长，长大是一件遥远无比之事；十几二十岁的时候，觉得青春正芳华，三年五年如同一生一世；可人才刚过而立之年，时光流逝怎么就如斯夫，不舍昼夜了呢？人忽而就变成了一只旋转的陀螺，被生活的鞭绳抽着打着，似乎再也没有停下的时候。

时光带走了太多东西，一如忙碌掩盖了太多东西。我想，尽管我对童年的田园生活无限怀想，但我还是爱着如今脚下的这片土地。尤其是，当秋风横扫一切落叶，我在一所中学的校园外，又看到了成排的白杨树，看到了树干上留下的鸟巢，梦幻般的鸟巢，像是这座小城特意泄露给我的一点柔情。风过鸟巢，发出的不再是季节的悲号，而是，岁月的回响。

■挚爱亲情

母亲的收获

■朱延超

作为家中长子，我有很长时间没回去看看了，于是，就趁秋收时节回去一趟，看看父母亲，顺便也帮着干些农活。

带着对父母的思念，我下了公路，沿着乡间新修的水泥路，一路飞奔，只见地里有一些农人在低头捡拾着什么，我无暇顾及，只想尽快归家。谁知推开家门，竟然空无一人，我放下东西就往后地找。遇着邻居大叔打了招呼，我才知道母亲就在我刚才看见的地里拾豆子、捡豆芽。现在收秋都机械化了，机器收割黄豆免不了撒掉一些豆子，前几天刚下了场雨，没来得及捡拾的豆子有的已经长成了芽，老人们觉得丢了可惜，就成群结队地到地里捡拾。

老远，我就看见母亲蹲在地里，一手掂着袋子，一手在地上飞快地捡拾着。母亲脸上的皱纹又多了，头发也有些凌乱，见到我，很是欣喜：“回来了？今天有空了吗？”我连忙应着，也在母亲身边蹲了下来，帮她捡拾豆子。母亲一边捡着，一边同我说着家长里短。上午的阳光还不是那么烈，地里不时还有一阵风，吹得心里很是凉爽。即便如此，没多大会儿，我便蹲不住了，站起来伸了伸腰。母亲知道我有风湿腰疼的毛病，就忙说：“你把我拾的这些先拿回去吧，我再拾一会儿也回去。”听到这，我忙掂起袋子说：“一块回去吧！别拾了。”不等母亲回应，我就快速走出了地。

中午回到家，吃完中饭，母亲便开始给我收拾东西，她拉出了一袋子捡得很干净的豆子给我说：“你爱喝豆浆，这些你带回去打豆浆喝。”又把上午捡拾的豆芽也给我，“这些你带回去炒菜吃。”顿时，我的眼眶湿润了。没等我答话，母亲就把这些用她那长满老茧的手捡拾起来的“收获”，装到了我的车上。

■心灵感悟

相逢忽地笑

■雨菡

第一次见到忽地笑这花，是有人发图片说：“彼岸花开了！”图上，花瓣金黄细长而皱褶反卷，花蕊亦修长上弯，整朵花，如娇俏女子的展颜而笑，又如蝶正翩然欲飞的定格。乍看之下，像极了花瓣细长而向四周虚空伸去、欲有所依却又无可依附的彼岸花，我当时疑惑：“彼岸花不是红色的吗？难道还有黄色的？”

那天，在一个荒僻公园的一隅，我与那种和彼岸花有些相似的黄花劈面相逢：单秆独茎地拔地而起，不攀不附，青青一茎直指苍穹，虽无片叶相衬，顶端却有花如笑。我还是对它名为彼岸花而心存疑虑。当拍照识花后，得知其名为：黄花石蒜，别名忽地笑、铁色箭、金爪花。众多名字中，我最喜欢忽地笑，仿佛一念出口，自己就忽地想笑，也仿佛突然就遭逢了一张迎人的可爱笑脸。

明代周文华在《汝南圃史》中写道：“别有一种名忽地笑，叶如萱，深青色，与金灯别，其花浅黄似金萱而不香，亦花叶不相见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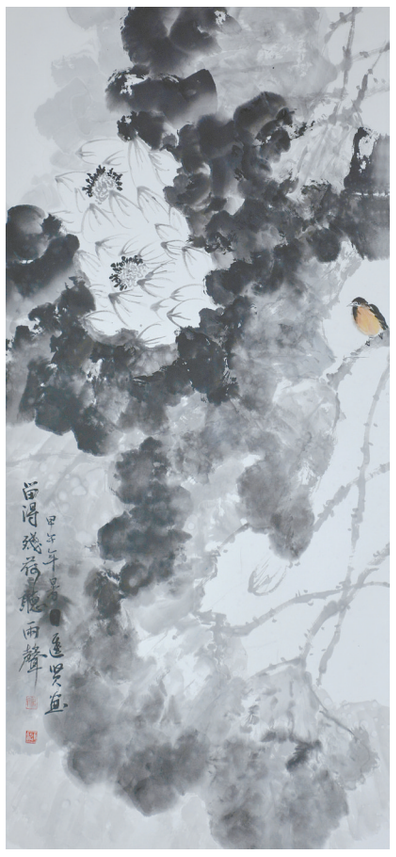
每年四五月份，忽地笑开始抽茎而萌生新绿，叶片细长如大韭，一丛一丛地，倒也青葱可爱。六月以后，当别的植物因为高温多雨而茂盛茁长时，忽地笑的绿叶却渐渐脱落，竟至于无，说来令人诧异：当夏花绚烂时，曾那样风姿秀美的一株花就那么凭空消失了！立秋后的八月，当人们偶然瞥向忽地笑所植之处时，仍不见一丝绿意，却有花乍然相迎，花色金黄，亭亭而立，宛如一张盈盈笑脸正望着你，让你不由得惊喜交加，忽地笑的名称由此而来。

忽地笑，这真是不走寻常路的奇花。夏季天暖，正是开枝散叶的大好时节，它却如临寒冬般悄悄落叶。蔚蓝天空下，灼灼烈日下，许多花都拼命绽放而争奇斗艳，它却好像从未在世间走过一遭似地隐遁了。八月秋凉，草木摇落时，忽地笑的一根碧绿花葶却突然钻出地面，不知不觉间就全然盛放，花色明亮，如对人笑。“终日缄口暗蓄势，秋来涣涧笑满川。”原来，它之前的销声匿迹，只是养精蓄锐，人们或许为它的杳然无踪而怅然叹息，它却在地下暗暗地蓄势待发，终于在某日忽然就怒放了，没有青枝绿叶的相伴，只有一枝花葶迎风而立，开得明亮，开得怡然！

秋日里，秋虫时断时续地怯怯试着新声，草木也开始凋零，枫叶由绿转红，那在盛夏时节未曾萌发一片新叶的忽地笑，却在秋日蓦然开放了。花色金黄，虽有花无叶，却并不见丝毫忧色，一朵花颜，昂首向天，大有洒脱不羁的豁达——我自天马行空地烟视媚行，至于花叶共生与否，并不放在心上，单单这一枝花，不也可以美丽开放吗？又何必非要绿叶来衬？更何况，即使无人青睐，我也仍会傲然开放。

这一刻，我正开放，你恰路过，我们正好相逢。不管相遇是否如你所愿，但我自“清扬婉兮”，你若心内生欢，自可稍作停留；你若心生厌烦，大可无视走过。不管你喜与不喜，我仍以笑相迎；也不管是一别后的江湖路远、后会无期，或相逢后的耳鬓厮磨、长相厮守，我都笑脸相对。在广袤的时空里，我们忽地相逢，我又忽地一笑，但这笑却如荷般不蔓不枝、不牵不绊，不为引人逗留，不为勾魂摄魄。这忽地一笑，也不必管缘短情长或有无缘分，自此后，你仍可跋山涉水地走你山高水长的路，我也仍循着旧途地跟着季节的冷暖慢度光阴。或许，你会再经历八千里路云和月；也或许，你会再有无数悲欣交集的相逢或别离；又或许，你会记得漫漫长路上偶然相逢时的某张温馨笑颜吧？也或许，那张笑颜里，就有与你曾狭路相逢的我。

花名忽地笑，与之相逢后也的确能让人忽地一笑。我喜欢这非同寻常的花，不只是为它非凡寻常的美，更因它烟视媚行的洒脱和豁达。世间，原是不断地相聚又别离，愿我们的每遭相逢，都能逢着温馨笑脸一次次地给我们温暖，而后，便带着那曾经的美好和对未来的希望，仍风雨兼程地去赶路。



国画 留得残荷听雨声 申进贤 作

奶奶的花生

■张金平

早上不到七点，我便从县城出发，一路往北走。柏油路似乎特别平坦，秋日里，更适合打开车窗行驶，路边的树木、房屋，一闪而过。薰衣草的香气弥漫整个车厢，男中音融合在音乐声中缓缓流淌，车内的空气无一不在欢快地舞蹈。

走到北舞渡，股股肉香扑鼻而来，家乡的牛羊肉和胡辣汤是有名的吃食。喝上一碗胡辣汤，是进入老家要做的第一要事。汤很热，坐下之后大口吃馍，小口喝汤，一勺子下去有大块的牛羊肉，吃着过瘾，也有嚼头。

归心似箭终究胜过了大快朵颐，一溜烟我便到了村子外围。车子下了河堤，我便闻到了熟悉的家乡味，那是村子里第一个水坑里水草的清香，还有老闫家羊圈里散发出的羊粪味儿，更有泥土那厚重的气息。

拐了两个弯儿，就到了二叔家。奶奶住在二叔家里，回来之前，我就知道二叔和二婶都去田地里收秋了，剩下奶奶一个人在家看着。

近了、更近了，我看到穿着暗红色外套的奶奶，一个人坐在大门口的小凳子上，陪着她的，是门前从田地里刚拉回家的花生。我静悄悄地透过车窗看着被并不刺眼的阳光笼罩着的奶奶，她用满是皱纹的手快速地、专心致志地摘花生。

停了好一会儿，奶奶抬头，发现车内的我，咧开嘴笑了，阳光闪耀着她嘴唇边快要流出的口水，刺痛了我的眼睛。

临走时，奶奶说：“你再等一会儿，我可以给你多摘下来一些花生。”我推辞着，她又说：“今年的花生特别好，你带回家煮一些，剩下的晒干慢慢吃。”

返城的路，似乎变得遥远，好在，有奶奶的花生陪我一路歌唱，让我一直被温暖包裹着。

■红尘百味

村里的构桃树

■特约撰稿人 张一曼

老家门口是一条南北路，路的东边是一片坟园。坟园也是树园，长在坟园的树，有的高大，有的低矮。低矮的多是构树。坟园里经常有人活动，加上村里人都嫌构树没用又碍事，不断地砍了去，所以那构树长得低眉顺眼，唯唯诺诺得不成样子。

空调在那时还没有普及到乡下，三伏天的时候，没啥农活，屋里又热，人们会在坟园里摆上两桌麻将，三角五角地玩上一天半天。知了在树间喊叫，三三两两的孩子就在大人的四周跑来跳去。那条南北路上，偶尔也会有下地割草的婶娘嫂子，割了草喂家里那十几二十几只长毛兔；有去菜园子翻地的叔伯兄弟，为种萝卜白菜做些准备。知了正叫得起劲儿时，有娃娃在当街喊爷爷，牌桌上的爷爷会响亮地回上一嗓子：“坟园里！”这时，坟园上空躲在树梢里的麻雀扑扑棱棱地就散去了。烈日炎炎，大大的太阳把村里的一切都照得明晃晃的时候，那些高大的树木把坟园遮挡得严严实实，那乐园真是喧嚣又闲适。一切都很美好，只有那些唯唯诺诺的构树，愈发显得臊眉耷眼的。

后来，老人的麻将桌摆到了室内，村里大街小巷的人语声也日渐稀落，长在坟园的构树倒开始郁郁葱葱了起来。不过总归也成不了材，因为即使烧火，人们都不愿用构树的枝条。我是想不明白的，构树的枝条柔韧性极强，怎么就没啥用处呢？

前年，村里依着另一片坟地修了个小广场，没人再去坟园了，坟园成了构树的地盘。可是，在人们的眼里和心里，照样没有构树的丝毫位置。偶尔会有路过的人扭头往坟园瞟上一眼，视线也会马上移开。这么多年了，坟园里的构树似乎一直在毫无意义地继续着自己的生命，它们小丑一样独自生长着，霸占着坟园的角角落落。

今年春天的一个清晨，我被一阵笑声吸引到了那片坟园。原来，是村里的婶婶嫂子们在里面摘构穗儿——构穗儿是构树的花，拌了面和了调料上锅蒸，很香。被笑声感染，我立马加入了摘构穗儿的队伍。不一会儿，队伍更壮大了。有人去家里拿了菜刀过来，说是有几棵太高够不着，砍倒了好摘。旁边就有人说：“砍了明年不吃了？”

一场雨落罢，秋已至。有一次，我经过一段围墙，见一棵高大的构树把身子探出了墙外，满枝头缀着红艳艳的构桃。那一粒粒水汪汪的红簇在一起，在阳光下愈发地夺人眼球。那红也像要流下来似的，我记忆里构树的狼狈模样实在不能和它们同日而语。身旁的朋友说：“构树一身都是宝呢！”我一惊。那么粗陋卑微的东西怎么又成了宝？他说：“构树的根茎叶、花和果，加上枝干渗出的汁液，都可入药。特别是它的果实，也就是构桃，同根一起入药，补肾强筋骨呢。”我默然。原来，我也曾是无知的同伙。

周末回老家，我特意去了那片坟园，心里预想着眼前会出现的惊艳。可是寻遍坟园，也没看到一丝红色。心里不免失落，转身就要离开的时候，忽然看见一棵粗壮的树干后面，伸出了一个红色的脑袋。那脑袋小得呀，但足以让我喜出望外了。

吹惯了北风的人们，总是记不住日子里的一些琐碎，但他们从不会忽视脚下这片生养了自己的土地，任时代如何变迁，他们都只有一个信念——努力活着，一如那坟园的构树，即使一身是宝，也能默默无闻十几年卑微度日。

这河水一去不返

（外一首）

■特约撰稿人 李 季

我爱这河水的一去不返
昨日的不再回头
我爱你在远方
花枝在风中的颤抖
我爱那些虚度的日子
爱回声，空旷的人间
云朵一再转世
我爱风拂过的毫无意义
爱阡陌纵横，大路朝天
我们各走半边

不如欣赏一朵花

不如欣赏一朵花
不如欣赏一方，漾着波纹的水面
花朵从不吝啬自己的美
把最好的笑容捧出来
鸟儿飞得再高，依然眷恋旧日的枝头
山和山不相见，水与水却能重逢
怎么办呢？我们
就此忘掉彼此
即使梦见，也要
急忙转身

■心灵漫笔

收秋记

■朱秋平

“春种一粒粟，秋收万颗子。”又到了收获的季节，一眼望不到边的是饱满如珠，黄灿如金的庄稼，亮人心镜。

自家有六亩地，五亩种了大豆，只有一亩种了玉米。但见人家谷物入室，母亲甚为着急，本想用大型收割机的，但碍于沟渠拦阻，机器不易通过，只能人工收割。家里能用得上的劳力不多，要么在外地，要么在家带娃、照顾老人都挺忙。身为闲人的我，便被母亲电话喊回，她言只有两垄玉米，等我到了目的地时，才发现母亲口中所言的两垄是整整一亩地呢。也许，在干了一辈子农活的母亲眼中，这一亩地对她而言就两垄，我无语地摇摇头笑了笑。

养兵千日，用兵一时。我接过母亲递过的铁锹铲，对自己说：干吧！希望早点结束战斗。

铲玉米秆是有诀窍的。父亲在这上面经验丰富，当年我没干过，但多次亲眼看到过。根留得太高，不行，母亲说会影响秋种，放倒几棵后，我找到了感觉。当放倒最后一棵玉米秆时，我身心的疲惫被自信一扫而空。从上午10点铲到下午3点半，我一个人第一次放倒了一亩地的玉米秆。我很骄傲！

这次收秋经历，让我知道了，有些事必须独自面对，独自放手一搏，潜力往往都是被逼出来的。这个秋天，我收获的不仅仅是口中之粮，还有精神之粮。

■人在旅途

千年银杏正青春

■特约撰稿人 孙幸福

秋天的白云山，五颜六色，犹如被高明的画家渲染过一样，是最靓丽的季节。我们随着山势盘旋而上，不知转过多少弯，只见山峰俊秀，谷深林幽，黄菊点点，白云悠悠。最好看的是那一片片、一坡坡的红叶，似霞似火般灿烂。

山上有玉皇顶，白云峰、黑龙潭、黄龙井等著名景观，但我听多了别人介绍白云山的“千年银杏村”，于是，第二天先去看这处心仪已久的地方。

千年银杏村到了。汽车停在村中一棵高大挺直、英姿飒爽的银杏树旁，走近观看，名树名木保护牌上标着树龄999年，而且，一串串硕大的银杏果挂满枝头，说是千年银杏树，果然名不虚传。忽然，我又发现山坡处有一棵更粗的银杏树，走上前去不由惊叹，保护牌上的树龄是2335年。这棵2335年的银杏树，是全村最老的树了，堪称“银杏王”，与之比起来，千年银杏无非是后生而已。全村共有银杏树400余棵，最小的也有二三百年的树龄，与它们相比，我们人类的百年寿命似乎不值一提。

顺着弯弯的山路和低缓的山坡信步走去，到处都是银杏树，阳光照耀下，满树金黄；山风吹过，金黄色的叶片像一柄柄小巧玲珑的折扇，翩然而坠，随之落下的，还有许多成熟饱满的银杏果。山民们纯朴好客，这些落地的果随你捡拾。虽是银杏村赏秋的最佳季节，却少见游人，我吟起了“自古逢秋悲寂寥，我言秋日胜春朝”。据说十月下旬，这里还要举办“千年银杏节”。

“银杏王”的对面，住了一家山民。古树伴农舍，这家山民在此开了家农家乐，老板娘姓刘，麻利而健谈。她边把桌椅和茶水摆放到“银杏王”巨大的树荫下，边向我们介绍：这个村归嵩县白河镇，叫五马寺村，不知道哪个朝代在后山有个五马寺，但毁于战乱已久，现在基本上找不到寺庙的痕迹，只留下五马寺的村名和满树满山的古银杏树。

趁着厨师做饭的功夫，我顺着墙梯上到屋顶平台，向群峰望去，能看到最高的山头就是白云峰，正巧一朵雪白的云朵挂在峰巅。往下看，屋后的山坡上有大片“樱桃树”，时值秋后，还挂着一串串红玛瑙般的果实。我很奇怪，就下去观看，树身极似樱桃树，树叶略有差别，但红红的果实比樱桃小，且似小水滴状。我折了一枝回来问老板娘，她说这里茱萸。

这种植物我早就知道名称，却是第一次见到真身。王维《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》诗中写的“遥知兄弟登高处，遍插茱萸少一人”，说的就是这种果实。古人认为，重阳时佩戴茱萸，可以辟邪祛灾，晋代名人周处所著描写地方风物的《风土记》中就记载：“九月九日折茱萸插头上，辟除恶气而御初寒。”据老板娘介绍：由于茱萸果实摘着不易，卖价不高，所以村民很少有人去采，任其挂在枝头，而到了冬天，冰雪覆盖白茫茫之中，红红的茱萸便把山坡装扮得如同仙境一般。

据资料显示，白云山共有各种植物1991种，其中珍稀植物就有40多种，堪称植物的宝库。我在山上山下，见过许多花或叶非常漂亮的植物，就是说不出名字。在银杏村的两天时间里，我们没有爬玉皇顶和白云峰，没有俯瞰山中的滚滚云海，但看了千年银杏村最好的季节，也就不虚此行了。

■生活余香

秋日花椒别样红

■特约撰稿人 周桂梅

远远望去，那一棵棵花椒树，就像熊熊燃烧的火炬。红灿灿的花椒，用火一样的热情，俏皮地眨着眼睛，吸引了无数人驻足停留。

我家这一排花椒树已有十几年的树龄了，原本我是把它栽种到菜园边上当防护篱笆备用的，一来预防小动物进园子，二来预防不懂事的小孩子毁坏瓜果蔬菜。

在乡村的菜园里，花椒树是一道不可或缺的风景。从一棵幼苗到结果，需三年的时间，刚开始结得少，以后会随着花椒树的枝叶繁茂，果实渐渐增多。花椒熟透时，一阵清风吹过，那股麻酥酥的清香会弥漫全村。

采摘花椒看似容易，性格急躁的人是干不了的，每一串花椒都长在两个刺中间，稍不注意就会刺到手。摘一把花椒，手指不知要被刺多少下。

摘完花椒后，需把它放到太阳底下暴晒。干花椒在我眼里是珍宝，它是一味调味料，还能起到杀菌消炎的作用。每到三伏天，把一把花椒壳、一把艾草、三片生姜、一棵白花菜放在大浴盆里，在90度的水里浸泡四个小时后，我开始坐在浴盆里洗浴。一个小时左右，待浑身上下大汗淋淋，体内的湿气已经被排了出来，我的颈椎腰椎肩周炎明显减轻。到了冬天，我每晚都用泡过花椒的开水泡脚。

我会把花椒籽用一小块白棉布包裹住放在大衣柜里，整个夏天都没有霉变气味，衣服和被子里面都放上几包，能预防蛀虫，保持干燥，气味非常清新。我还会把花椒分放在粮囤里，小麦不会生虫，买回来的大米里放进去一小包花椒，夏天也不会生虫。

花椒树，是乡村，也是我心中永不褪色的一道风景。